

上部 花彫

楔子

《詩經》國風·周南篇——桃夭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。

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實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家室。

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

相傳過去有個習俗，家中若有女兒誕生，則釀一罈酒，及至女兒待嫁出閣時，用以宴請賓客，而這罈醇香美酒，即稱「女兒紅」。

但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若是雲英早殤，則在祭悼之日，將這罈醇酒分與親友斟飲共嚐，以紀念這早凋的落花，而這罈苦澀美酒，即稱「花彫」。

十月初八。

桃花早已落盡，僅攀在枝頭上的丁點綠意也隨著初冬的到來紛飛散落，春日的百花爭榮、夏日的蝶舞亂飛、秋日的紅葉滿天，彷彿只是昨日睡夢之前的事兒。

六歲的小女娃秀眉微蹙的用雙手支著頭，白淨剔透的瓜子臉上如掛滿愁緒一般，有著比同年齡娃兒來得早熟的玲瓏心。

「呆呆。」聲落，一個比小女娃幾乎高出兩個頭的小男孩，自那棵千年桃花樹旁的高牆上俐落地跳下。

這牆很高，為的就是徹底阻絕這兩家人，這兩個佔地幾十畝的釀酒世家緊緊相鄰，中間除了這座人工砌成的磚牆，便是一大片翠綠色的湖泊，他們稱它為落花湖。

落花湖乃因季節變換時紛飛在湖面的落花奇景而得名，矗立在湖旁的千年桃花樹更是不分季節的開花，甚至會在落花時節的夜晚泛出桃紅色的光。

兩家人都說，花期混亂並非異事，至於桃花樹泛光，那是夜裡的燈打在湖面上的反射所致。

不管是不是，落花時節的湖畔就是個禁區，除了白天打掃的奴僕外，閒人勿近，久而久之，不管是不是落花時節，鬧鬼的傳說更讓這裡杳無人煙，於是夜晚的桃花樹旁，便成了這兩個從小便天不怕地不怕、不甘被束縛的小娃兒私密聚會的地點。

聞聲，小女娃的臉有著剎那的光亮，卻很快地隱去。

此時的落花湖是最美的時候，也是她最愛的景色，偏偏，對她而言只有無盡的離愁，抹不去的悲像塊沉重的石頭密密壓在胸口上，幾乎讓她一想到便要流淚。

「呆呆……」小男孩將她眼底的愁和悲全看在眼里，心幽幽一邊，連月來的歡愉也不知不覺被不捨之情所取代。

「別叫我！」小女娃鬧著性子，別過白皙可人的小臉偏不去瞧他。

「妳若真不想聽，以後也聽不到了。」男孩拍拍屁股席地而坐，討好似的佯向她

的身邊。

「我希罕呢！」冷冷地一眼掃去，小女娃眼中強撐許久的淚被風一吹，頓時散落到男孩俊秀機靈的臉上。

他這才驚覺她哭了，哭了多久？

這個傻瓜，他只不過去趟嵩山，又不是一輩子不回來了，哭什麼呢？男兒志在四方，就算這一趟去的不是嵩山少林，他定也要把大江南北給走盡方休啊！

終是要離別的，他總不能拖個六歲的小女娃一起走，否則上少林學功夫不行，走一趟大江南北也不成。呆呆就像是上天造的上等琉璃，一碰，怕就要碎了，哪堪得住跋山涉水的苦？

更何況，就算他想把她帶在身邊，路家老太太也不會同意，六歲小娃跟他一個十歲男孩搞私奔嗎？算算年紀似乎有點過早，傳了出去，真要讓兩大家族從此見不得世人了。

男孩清秀俊雅的臉上有著不屬於十歲男孩的世故與智慧，眼底也有著不屬於十歲男兒的眼界與野心。

天地何其大，他怎甘於困在一個小小的紹興城，一輩子只守著世代所留下來的釀酒祖業？

要做，就要做大的，把自家的酒推到大江南北，讓所有大宋朝的百姓都聽聞過卓家美酒的名號——這才是他小小腦袋瓜裡想的東西。

「真不希罕就別哭，好難看。」

男孩伸手往她細緻粉嫩的瓜子臉抹去，粗魯得哪懂什麼憐香惜玉？他才十歲啊，說那些溫柔的話、做那些溫柔的舉動……一想到就怪噁心巴啦一把，還是算了。

「你說我難看？」小女娃一惱，淚又要落下了。

「呆呆，妳真是——」小小年紀就老愛在話頭的文字上跟他打轉，嘖，開個玩笑不行？

「你說我難看？」不高興的又重複了一次，淚瞬間掉得淅瀝嘩啦，小女娃又氣又惱的噉起紅唇，紅豔豔地十分動人。

「像妳這樣的女娃，十個人會有十一個說美，怎麼對自己那麼沒信心？我隨口說說就傷心成這樣？要是我走了，妳要怎麼活下去？」這回他沒伸手去擦，心細又大方的拿自己新衣裳的絲綢袖子讓她當手帕抹。

聽到他說走字，小女娃淚掉得越發不可收拾，卻偏不想承認自己在乎他在乎得要死，「怎麼十個人會有十一個說我美呢？」

「那第十一個人就是老天爺啊，妳是老天爺心血來潮多造出來的娃兒，美得根本不像凡塵之人。」

尤其那顆玲瓏剔透心……唉，他真的擔心她的冰雪聰明會讓她因為年歲的增長，看得、聽得越來越多而變得越來越不快樂，所以，他總是喊她「呆呆」，就是希望她可以變笨一點，少受點傷。

小女娃卻不買帳，誰讓他對她的讚美，好像是隨口一說，一雙眼睛沒有發亮，也沒有對她的留戀。

「你愛我嗎？」腦子想著，小嘴兒已把話脫口而出，直到耳邊聽到自己軟軟的嗓音及那句不知怎麼竟說出口的話，小人兒一驚，搗著小嘴兒起身便要逃。一隻手堅定的拉住她，不讓她走，小女娃胖胖白白的手兒努力的甩啊甩，也甩不去小男孩的堅持。

「話都出口了，就要有承擔的勇氣。」小男孩俊秀的臉上有著笑意，一雙機靈剔透的眼定定的望住她。

小女娃胖胖白白的小手不動了，有些負氣的回眸，「我說笑的，你也要當真？」

「妳放心，我一定娶妳過門。」早在這棵千年桃花樹前見到她的第一面，他就決定了。

「風哥哥……」小女娃一怔，愣愣地看著他發呆。

「再這樣看下去，真要成呆呆了。」他伸手拍拍她柔嫩細滑的小臉，一笑，俯低身子，趁她仍愣怔的空檔在她的小嘴兒上啄了一記。

「啊！」小女娃驚叫，小臉兒紅得比春天滿山的桃花還要粉紅迷人。

「記住，這是我跟妳的定情之吻，妳要等我回來，雖然七年很久，不過那時妳十三、四歲，嫁我正好。」

他說得天經地義，彷彿她除了他就沒人會要似的。

「不等！」就算心裡高興得發瘋，她卻不想表現出來，誰叫他笑得一臉自信得意呢？何況她常覺得他像風箏，線一忘了扯緊就要飛到天上去，再也回不來了。男孩一笑，也不生氣，拉著她的手走到那棵千年桃花樹前，雙膝一彎便跪了下去。

「做什麼？」男兒膝下有黃金，他倒跪得乾淨俐落。

「傳說這千年桃花樹有仙人附身，我今日就在此桃花樹前立誓——今生今世，我卓以風定娶路思瑤為妻，若有違背誓言，定遭——」

白白胖胖的小手慌張的搗住他的口，「夠了，不要說那些亂七八糟的話，我不喜歡聽！」

「傻瓜，這是一個男人給一個女人的保證，妳該讓我說完。」

「男人的心若已不在女人身上，就算他變心因為發了毒誓而死又有什麼用？只不過多了一個死人而已。」她幽幽地道。

心若不在，那人她也寧可不要了，發誓何用？

「呆呆，妳若真的呆一些多好呢。」小男孩心疼的摟著她，她眉眼間的哀傷多愁總讓他覺得有些透不過氣來，卻又捨不下。

冬夜的風有些冷，落花湖畔隱隱透著一抹桃紅色的光，隱身在千年桃花樹中修行的桃花精桃若目視著這一切，見證這兩個孩兒的愛情盟約，美麗冷漠的唇角輕輕勾起一抹嘲弄。

愛情……呵，可笑的愛情，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兒……

七年？若這小女娃真能這樣默默地守著這個小男孩，七年後兩個還能深深的愛著對方，那她寧可壞了自己的修行也會成全他們，只不過……

桃若冷冷一笑，閉上了眼。

這是不可能的事！

一個才六歲的小女娃懂什麼癡啊愛的？不到一年，可能連男孩的臉孔都記不明白了，說話再成熟又如何？不過是模仿大人罷了。

這兩個娃兒沒事跑來她面前立什麼誓呢？害她又分了心。

本來以為她可以在這桃花樹裡好好安靜的修煉，只待功德圓滿，羽化成仙，沒想到卻意外的讓兩個不怕鬼的娃兒闖入，一擾便是好長一段時間。

現在好了，少了一個人，以後的日子會清靜些吧？

第一章

路思瑤這一等，足足等了將近八年。

路家大宅內的亭台樓閣已翻新過數次，路思瑤的閨房也從路老太太的院落中獨立出來，在她的堅持下，傍著落花湖畔，將那棵千年桃花樹圈入其中，讓來自臨安的一等工匠蓋了一處院子，名為「桃花閣」。

十四歲的姑娘家，硬是要把閨房取名為「桃花」，自然是仗著路家當家老太太的疼愛有加才得以如願，又蓋在落花湖畔這個傳說鬧鬼的地方，她那孤僻詭異的性子與行為，自是在路家大宅裡傳得沸沸揚揚。

人多口雜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，她一向懶得理，不管眾人把她說得如何怪異難相處，她都冷笑帶過。

不是她性子好，而是她的一顆心全在那個人身上，再也容不下其他。

寧可花大半的時間坐在桃花樹下想他，想當時他拉著她的手跪在桃花樹下的情景，想他的話、想他的笑、想他的好，日日夜夜將他的形貌刻在心版上，就怕時間一長讓自己模糊了他的相貌。

她不要！

她絕不讓自己忘了他，就算時間過了七、八年，兩個人的容顏都變了，她還是希望自己可以在第一眼便認出他來。

許是不想傷害自己吧，她用八年的時間想他等他，若真見了人卻見面不相識，將是多大的諷刺？

將眼前略微老舊的木梳、褪色的粉紅色髮帶、一塊不起眼的嵩山黑石頭、一本封面鑲了刺繡的書冊、一盒從未用過的胭脂、一個有著濃濃桃花香的香袋、一塊翠綠色的玉珮一一排開，每一樣東西都代表著一個年頭的過去。

每一年的十月初八，他都會託人把他要送她的東西拿給她，一晃眼，她已經收了他七件禮物，而今年的十月初八就在七日之後……

不想再收到任何禮物了，她只想要他回來，七年之約早過了，她卻怎麼也盼不到他的消息。

初冬湖畔的風很冷，讓她的手有些冰涼，不過她早就習慣了湖邊異常寒冷的溫度。

「小姐小姐，有了有了！」丫鬟小細匆匆忙忙的從宅子的另一頭往桃花林奔來，綠袍子下的小腳跑得快要打結，差一點撲倒在地。

「什麼事慌慌張張的？」冰冷的小手扶了小細一把，路思瑤難得露出一抹平常人看不見的笑。

「就是那個——」

「什麼？喝口茶再說。」將冷了的茶遞上前去，路思瑤沒有多大反應，她想不出會有什麼天大的事能讓小細如此焦急？更何況就算有天大的事，也有奶奶替她頂著。

無憂無慮慣了，早已忘了自己曾經為過何事心急心慌，除了他，總是讓她忘不了，也不想忘，心心念念至今，急的、慌的，大概全都只為了他吧？真沒志氣……

「不喝了，小姐，那個姑爺……」

「什麼姑爺？」凝起眉，路思瑤納悶著這個之前從未從丫鬟口中聽過的詞。

「就是小姐的姑爺啊，隔壁的——」

「妳在胡說八道什麼？什麼小姐的姑爺？我還沒出嫁呢！」

「回來了啦！小姐！」小細急得跺起腳，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監！

回來了？

這三個字總算聽進路思瑤的耳裡，只是，她有些恍惚，只覺像作夢一樣的不真實，寧可以為是自己聽錯了，也不想當真之後反而失望。

「妳說誰回來了？」多問幾次，夢就會醒了吧？

「姑……哎呀，就是卓大少爺啊！那個小姐日想夜想、每天都望著這堆東西發呆的那個卓家大少爺啊！」

在小細心底，卓以風早成了他們家小姐的姑爺，小姐這麼這麼的愛他，能不嫁他嗎？

「卓以風……」她的風哥哥真的回來了嗎？

「就是就是，我聽隔壁的小六說的，他說他們家的大少爺從嵩山少林寺回家了，習得一身的好武藝不說，才短短一年就在蘇杭一帶濟弱扶傾，做了許多的善事，每個人都對他的義行豎起了大拇指——」

後頭的話路思瑤都聽不進去了，唯一聽見的是，他在本該回來的那一年，去了蘇杭一帶，直到現在才回家……

呵，他一點都不急著見她，他竟然一點都不想念她？下了嵩山，他不是第一個趕回來看她，而是出去遊山玩水……

心，被狠狠地刺了一下，痛得有些難以呼吸。

「小姐，妳怎麼了？」說得興高采烈的小細還算細心，見路思瑤蒼白著一張臉，撫著心口輕喘，慌忙的奔上前問道。

「沒事。」

「可是小姐的臉好蒼白啊，我得請老太太派人去叫大夫來一趟，定是上次的病還沒痊癒，小姐又每天跑到園子湖畔吹冷風，唉，妳瞧瞧妳的手，冰得都要結凍了！不行！我得找老太太去！」說著，小細慌慌張張地又要跑開。

「小細，不准多事，我真的沒事。」奶奶年紀大了，尤其這半年來體力明顯大不如前，她不想老拿這些會讓奶奶心煩的事煩她。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扶我回房吧，我想睡了。」夜已深，早該是入睡的時間。

「是，小姐。」小細乖巧的應聲，忙不迭上前扶住小姐往她的廂房行去。

先把小姐送回房才是真的，她差一點都忘了，要是繼續讓小姐在這吹冷風，怕是大夫還沒來小姐就先倒下了呢，她真是太不小心了！

十月初二、初三、初四、初五、初六、初七、初八……從聽聞卓以風回來，路思瑤已足足等了他七天，這七天，比她等了將近八年的時間感覺還要漫長難熬，每一刻，只要四周有一點風吹草動，她都以為是他來看她了。

然，風還是風，湖還是湖，桃花樹依然是桃花樹，七天過去了，過了今日十月初八，他要是再不來，她暗暗發誓，自己會用一辈子的時間去恨他。

此時熟悉的腳步聲由遠而近急奔而來。

小細都還沒有發出聲音，就聽到小姐輕斥了一聲——

「拿走。」

小手緊緊握住的紅巾都還未打開過，小姐連看都不看卓少爺送的東西一眼就要她拿走嗎？「小姐，這是一——」

「不管是什麼，我都不要。」人不來，一天送一樣東西過來，算什麼？她路思瑤圖的是他卓家的金銀珠寶嗎？

「小姐，這裡頭是支玉簪子，看看吧，應該很漂亮呢！」小細萬般不捨這樣的好東西就這麼糟蹋了，希望小姐可以打開看一眼。

「妳喜歡就送妳。」捧了把散落在湖畔的桃花，路思瑤使力將它們往天空一拋，散花隨著風落進了湖裡。

呵，當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嗎？到家已七天，他連看都不來看她一眼……

「這怎麼成？這可是卓少爺親自為小姐挑選的，小六說了，這可是蘇州城內最上等的玉所製成的玉簪子。」

又是蘇州……路思瑤暗暗皺眉，「拿來吧。」對蘇州的恨，已經根深蒂固。

哈，小姐願意瞧上一眼，太好了！

小細一喜，獻寶似的將手上的紅巾捧到路思瑤面前，攤開紅巾，躺在裡頭的玉簪子透著翠綠的純淨色澤，模樣細緻高雅，配上小姐的瓜子臉，小姐定會更加雅致迷人。

「好美啊小姐！」小細發出驚嘆聲，一雙眸子閃閃發亮。

是美，可是……路思瑤眼一閉，心一狠，揚手便把手上這支玉簪子往湖裡丟去。

「啊！小姐！妳怎麼把簪子丟了？」

小細心疼的奔上前，小腦袋瓜子往湖底望啊望，這碧綠色的湖肉眼看不見底，根本沒人下去過，多深也沒個數，小姐卻把簪子往裡丟，是真要對姑爺死心嗎？這怎麼行？那姑爺不是太可憐了……

「別瞧了，替我弄碗蓮子湯。」

「可是小姐，那玉簪子……」廚房是有準備曬乾的蓮子，但小姐怎麼突然想喝這個？

路思瑤好氣又好笑的睨了她一眼，「東西都已經丟進湖裡，難不成妳還以為可以

找得回來？」

「小姐，其實卓少爺他不是真心不來看妳的，他只是——」

「別說了，我不想聽。」再多的話都只是藉口。

「小姐！」小細急得跺腳，不想離去，眼巴巴望著湖底早已不見蹤影的玉簪子的方向，不住嘆息。

小姐什麼都好，明明冰雪聰明卻固執過了頭，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句話連她都聽過，為何小姐就是不明白？

「快去，蓮子可要煮得爛熟，不然不好吃，知道嗎？」

遣走丫鬟後，路思瑤怔怔地對著湖面發了一會呆，湖面上的花瓣飄飄蕩蕩，就像她此刻尋不著邊際的心。

沒想太多，她輕拉起絲裙下襬，脫了羅襪、繡鞋後，光裸的腳丫子便往湖水探去，冰冷刺骨的溫度讓她的小腳丫子瑟縮了下，但牙一咬，橫了心，把雙腳都往湖裡擱。

都說探不到底啊，這湖……可就算她的腳探不到底，也不代表她整個身子進去還踩不到底吧？

也許，那湖只是比她的下半身再深那麼一點，只要她勇敢一點下湖去找，那支玉簪子或許還是可以找得回來。

不再猶豫，撲通一聲，她整個身子猛地浸入湖中，冰寒刺骨的湖水讓路思瑤直打哆嗦，咕嚕咕嚕吃了幾口水，雙手雙腳揮啊揮，卻怎麼也踩不到底……

「笨呆！」

一雙大手在路思瑤整個人要沒入湖中時拉住了她，輕一使力，雙掌一轉，將她整個人從湖中給托上岸，穩穩抱在懷中。

懷中的女人全身濕透，本就雪白的小臉凍得有些泛紫，卻睜大著一雙眸子幽幽怨怨地瞅著自己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妳是笨蛋嗎？我叫妳呆呆，可不是要妳長大了真的變成個沒腦子的笨呆！」濃密飛揚的眉不羈的挑起，責難似的盯著她瞧。

她，變得比以前更美了，白白胖胖的可愛小手變成了雪白的纖纖玉手，五官比八年前更增添幾絲迷人的小女人風情，精雕細琢得彷彿他輕輕一捏便會在他的掌心中壞去。

菱形小巧的嘴兒勾勒出動人心魄的曲線，那幾乎要漾出水來的動人眸子，直勾勾地望進他內心深處，挑起了他潛藏多年的思念與渴望……

她還是他卓以風要的女人，一點都沒有改變。

他罵她，一見面他就嫌她笨……

洶湧的淚因為心裡的委屈與難過，禁不住從眼角撲簌簌滾落，多年的等待與相思折磨一股腦宣洩而出，止也止不住。

「呆呆……」她這一哭，讓卓以風方才的氣怒全化為烏有，殘存的只有濃濃的心疼與不捨。

「我討厭你！」路思瑤伸手往他的胸口推，想把他推開，可那胸膛像銅牆鐵壁似的，讓她的手推著就發疼，「唔……」她淚掉得更兇了。

「別哭了，這樣很醜。」

他輕輕地替她拭淚，不再是當年那個粗魯的小男孩，粗糙的掌心雖比當年多了些繭，卻多了更多的溫柔。

「我要是醜，還不都是你害的！」

等啊等，將近八年的時間都等在他身上，他還敢一再嫌棄她？男人，果真都是沒天良的負心人！

「好好好，是我害的，別哭了。」勸哄的話音才落，感覺到路思瑤的粉拳像兩點般打在他寬大的胸膛上，他不痛不癢，卻怕她會傷了自己，他不由得伸手抓住她的手，「好了，呆呆，多年不見，這就是妳給我的見面禮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！」

卓以風燦爛一笑，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這個才是。」她微微低眸，從水袖裡掏出一把匕首，二話不說抵上他的脖子。他動也不動的凝視著她，深不見底的黑潭裡盡是說不盡、道不完的深情，「我讓妳受苦了。」是他的錯，但再讓他選擇一次，八年前的他還是會離開她，去嵩山少林。

「你少臭美，我活得可好呢。」要她像呆子一樣承認自己癡癡等了他將近八年？門都沒有！

「這樣最好，我一直都希望，沒有我，妳也可以自己過得很好。」她戀他戀得越深，只會越傷害她自己。

他瞭解自己也瞭解她，他像風，喜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，不會單單為任何人、任何事停留；而她，卻像菟絲花，自從認定他這個人後，就一輩子打算纏繞著他而活。

他喜歡她，卻不愛被勒得透不過氣來的感覺，對其他這樣的女人他可以毫不留戀的揮揮衣袖走人，對她卻不行，他這樣一走八年，時時惦記在心上的，還是眼前這個令他捨不下，卻又不想被勒得透不過氣來的容顏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敏感的心像是被什麼尖銳的東西拉扯，讓她全身防衛的刺都蓄勢待發。

「沒什麼太多的意思，只是希望妳可以為自己而活，不是為任何人，包括我，這樣對妳比較好。」純粹不想讓她鑽牛角尖的性子不時因為不知名的小事傷害她自己。

路思瑤盯著他瞧了良久，瞧到偏西的太陽都彷彿已被山頭給掩去，才淡淡地開口，「我沒有死賴著你不放，也不會。」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卓以風在心中嘆息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她負氣的站起身，這才發現自己的雙腳雙手都抖得不像話，濕透的衣裳沉重得讓她幾乎要邁不出步伐。

沒想到等了八年，等到的竟是這樣一句話。他不再想要她，直說一句便成，何需

拐彎抹角的叫她為自己而活？怕她為他尋短見嗎？怕她死了，他的心會永遠不安嗎？

「別跟我鬧脾氣，好嗎？」長手一伸，他將她狠狠拉進懷裡，「妳明明愛我，又何必嘴硬？這樣很吃虧的，知道嗎？」

「誰愛你來著？」她不認，絕不！

「妳不愛，何必又要不顧危險的下湖找那支玉簪子？」她的那丁點心思他要是不懂，就枉她等他這麼多年了。

他，看見了？看見她把他送給她的玉簪子親手丟進湖裡？

路思瑤擔憂的抬起眸來瞧他一眼，就怕他生她的氣，真要自此不理她，可是，他卻把她抱得這般的緊……

「誰……誰說我要去找那支玉簪子了？」扭動著身子想要掙開他，卻又眷戀他身上的體溫與味道。

她，好想好想他……

他變高、變壯了，精壯有力的身軀、矯健筆直的雙腿透過濕冷的衣料緊緊的貼著她，彷彿要把她身上的冰冷都給偎暖了……

她不自主地又向他的懷裡靠近一些，卻依然悶聲不響的想氣他。

「那妳跑進湖裡做什麼？」卓以風眼裡凝著笑意，擺明著取笑她，隱藏在笑意裡的卻是不為人知的氣悶與在乎。

原本就在高牆上的他，親眼看她負氣的把玉簪子丟進湖裡，也心知肚明她會馬上後悔，只是沒想到她那雙小腳丫子探啊探的，真的就把身子給探進湖裡去了……

他低咒一聲翻牆而下，使出輕功輕而易舉地越過湖面救起她，卻驚得自己一身冷汗，自己的魂魄彷彿也在鬼門關兜了一圈才歸位。

她這不怕天、不怕地的烈性子比兒時又增上幾分，要是他不在場，不就真要香消玉殞了？

「我……想玩水，不成？」就是嘴硬。

「再有下次，我定打得妳屁股開花，絕不輕饒。」緊緊箝制住她柔軟濕透的身子，他語出警告。

「你敢？」竟然威脅她？

「不只敢，而且絕對做得到，只要讓我知道妳做出任何輕忽自己生命的舉動與行為，我都會這麼做。」他不可能十二個時辰都緊緊跟在她身邊，不是嗎？

「你好像在擔心我。」路思瑤薄薄的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痕。

「很意外？」卓以風伸手抹亂她的髮。

她搖頭，一雙眸子仍望著湖。

「我再到蘇州買一支給妳。」她還是不捨，他知道。

「我喜歡那支簪子。」非常喜歡。她如果沒把它給丟進湖裡該有多好？

「我買一模一樣的給妳。」雖然很難，因為那是他請工匠特別做的，世上可說是獨一無二，為了那支玉簪子，他在蘇州城一待就是一個月。

「嗯……」漫不經心的應了聲，一雙眸依然直勾勾地望向湖中。

唉，為了那支扔進湖裡的玉簪子，她怕要自責愧疚得幾日不得好眠吧？真要等他從蘇州再買一支一模一樣的回來，又要折騰她整整一兩個月的時日，想著，他便覺得不捨。

卓以風動手將外衣脫下，路思瑤一見就酡紅著臉，忙不迭背過身去。

「你做什麼？」心兒怦怦跳得厲害，耳膜跟著嗡嗡作響，路思瑤開始覺得全身有點發暈了。

「為了妳，我什麼都會做。」

「什麼意——」話未落，她聽到身後撲通一聲，湖水濺上了身，冰冰涼涼地打在她愕然回頭的臉上。

他竟然跳下湖裡去了……

第二章

眼看著他整個人沒入湖面，她想伸手扯住他已然來不及，心裡驀地一慌，急急喚道：「卓以風！你快上來啊！」

無聲無息，回應她的只有湖面上輕盪的餘波……

「卓以風！你聽到沒有？快上來！我不要那支簪子了！你給我上來！」要是沒有他，那支簪子對她而言根本沒有意義，他不知道嗎？該死的！

路思瑤睜大眼睛盯著湖面瞧，眨也不敢眨，卻見那湖面越來越平靜，連一絲波動也沒有，讓她的一顆心幾乎要停擺了……

「卓以風！」慌得淚都要掉下，「你再不上來，我可要下去了。」

他真要溺死了，她也要一塊走。

一隻腳才輕點到湖水，湖面突然興起一陣劇烈水波，翠綠色的湖水中冒出一張俊美非凡的臉——不是卓以風是誰？

那張俊臉還帶著笑，不一會，高大的身子已躍上岸來，手中多了一支玉簪子。

「喏。」他討好的將它遞給她。

這一驚一氣，她的淚撲簌簌地又落了下來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「呆呆……」她怎麼又哭了？比當年六歲的小女娃似乎愛哭了許多。

「你才呆！呆死了！」她伸手抹淚，卻越抹越多，臉上的胭脂早糊了，狼狽得讓人看了多一分憐愛。

「我可是為了妳才會在這冷死人的時候跳進湖裡找簪子，妳還不高興？嗯？」天底下，他大概只會為了她做這種傻事。

他卓以風，要什麼女人沒有？偏偏對她沒轍，任她打、任她罵、任她怨，就算遠行上了嵩山，心裡還是惦念著她。

是上輩子欠了她吧？合該這輩子無怨無悔地來還。

「誰要你像白癡一樣多事來著？」她就是氣啊，氣他害她急慌了心，短短的片刻像是丟了魂。

聞言，他非但不生氣，還溫柔的伸手將她擁進懷裡，「我不會有事的。」

頂多，讓湖水凍得他病上幾天罷了。

「可是你一下去就這麼久……」叫她怎麼不擔心？

「妳從一數到十了嗎？」他逗她。

「誰有心思從一數到十？」她抬起眸來瞪他，幽幽怨怨的眼飽含著淚，格外令人心動心憐。

「好，算我錯。」他一笑，手上的玉簪子輕巧俐落的插進她的髮間，「很美，也很適合妳，我的眼光果然沒錯。」

路思瑤臉一紅，淡淡的低下頭，「你這是在稱讚我美？還是稱讚這支簪子好？抑或是驕傲你自己的眼光獨到？」

「妳說呢？」這美人，就是愛跟他斤斤計較，唉。

「依我看，是這支簪子美。」

「依我看，妳的美比這簪子勝上三分。」卓以風挑起她的下顎，深邃的眸子變得越發黝黑。

她讓他看得不自在，粉紅色的雲彩染了她一臉，斂下眼來就想躲開。

「別躲。」他將她拉回，俯下臉——

吻，準確無誤地落在她嬌喘微啟的唇瓣上，深深地，像是要她償還他近八年來的思念掛懷……

這吻來得急又猛，像狂風驟雨般令路思瑤有些承受不住，雙手不禁抵住了他的胸口，想推開他，這一摸卻碰觸到一片冰涼黏稠的濕意——不是湖水沾上身的那種濕意，而是……

「不要，你放開我！」她驚得只想低頭看清楚他胸前的那片冰涼究竟是什麼，偏偏他的吻像條蛇般纏住了她，硬是不放……

「乖，別亂動。」他用雙手定住她的小臉，熾熱的眸子緊緊盯住她柔美的容顏，渴望往他的下腹部集中，逐漸繃緊。

「卓以風，你先放開我。」

「不放。」他耍賴，俯身又要吻她。

這回，她鐵了心的使力將他推開，手好巧不巧的按在他的胸口上，痛得他悶哼一聲鬆了手。

「你……」她看見了，他胸前一片鮮血……

「沒事的，一點小傷而已。」還是被她看見了，唉，虧他吻得這麼賣力又癡狂，偏偏這丫頭理智得過火。

瞧，這回她的臉真的發白了，他還是嚇壞了她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你被什麼東西傷了？」湖裡面有怪物嗎？還是……天啊！「我去請大夫！」

「這傷已經看過大夫了，大夫說不礙事，多休息就好。」他將她拉回懷裡當暖爐一樣抱著。

已經看過大夫了？那這傷……

「你早就受傷了？從你回到紹興的那一天就受傷了，是嗎？」她終於恍然大悟他為什麼到今天才出現在她面前。

今天是十月初八，八年前，他與她的定情之日，所以他裝作若無其事，負傷而來，

她卻氣得伸手搥他，後來，他又為了她跳進湖裡找玉簪……

老天爺，瞧瞧她做了什麼！

鼻頭一酸，眼眶一紅，禁不住懊悔與心痛的路思瑤又落下淚來，滴滴落入卓以風伸手來接的掌心裡。

「我回家來可不是為了讓妳哭的。」就是怕她擔心，他才要所有人不准說他受傷的事，包括她的丫頭小細。

「對不起，風哥哥。」她不知道啊，若是知道也不會那樣誤會他。

「不干妳的事。」他心疼的擁緊她。

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會——」

「我說過了，我可以為妳做任何事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好了，天色暗了，妳快回去用膳吧，久了，老太太可要派人來找妳了，何況，小細那丫頭已經在那頭等妳很久了。」

小細那丫頭？

聞言，路思瑤望了一眼進入桃花林的小徑，他說的沒錯，那裡正站著一個小丫頭，鬼頭鬼腦地也不知在那探多久了。

「那你的傷呢？」她擔心不已，兩家之間的牆太高，他負傷爬牆可攀得過？

「我一回去就找大夫再來瞧一次，可以了吧？」他瞧出她的擔憂，自動自發地道。

「嗯，你要記得。」

「我知道，妳一回去得先叫小細替妳換上乾衣裳免得著涼，知道吧？」說著，卓以風把自己未濕的外衣披上她的身。

「這——」

「乖乖披著，沒有了我這個火爐，一路上會冷。」鬆了懷抱，卓以風吻了她的額頭一下，足尖輕點，人已飛上高牆消失不見。

他就怕她冷，才會從頭到尾抱著她吧？

她卻只想著氣他、怨他、惱他……

「小姐、小姐！」小細笑得眉眼彎彎的奔近。

「做什麼？」這小丫頭怎地笑得這麼開心？

「這簪子好漂亮啊，是不？」她什麼都看見了，對姑爺更是打從心眼裡愛得五體投地……喔不，不是愛，是欽慕，欽慕他對小姐的好。

路思瑤紅了臉，不答反問：「我的蓮子湯呢？」

巴巴地討要著那碗蓮子湯，只不過為了掩飾她不善於在人前表露感情的羞澀，就算是親近的小丫頭，被她從頭到尾瞧見了剛剛的那幾幕，想到了還是會讓她全身不自在。

「老太太叫人擱在飯桌上了，小姐，大家都在等妳用膳呢，快回房吧，我替妳換件衣裳，免得讓人瞧見了，還以為這裡的妖精出現把妳拖進湖裡，這樣可就不妙啦，老太太一定會要妳搬離這片桃花林的——」

一襲秋香綠絲綢外衣與精巧薄紗，在路思瑤行進之間勾勒出動人的款款柔波，一進門，只見大廳的飯桌上已坐齊了路家所有的人。

「奶奶、姑姑、大哥、大嫂、二哥。」一一喚了所有人，路思瑤這才乖巧的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來。

「怎麼這麼晚？所有人都在等妳。」大哥路朗元板著一張臉，不太高興她的姍姍來遲。

「是啊，奶奶可不禁餓，妳不來，奶奶一口飯也吃不下。」路朗元之妻王惜容微笑地提點道。

「說的是，為了妳一個，要大家跟著餓肚子是萬萬不該的事。」未出嫁的姑姑路之芹也不禁開口訓道。

匡噹一聲，是桌上的碗被重重放下的聲音。

眾人一愕，全抬起頭來，剛好對上當家老太太掃過來的白眼，不由得皆又低下頭去，默不作聲。

「怎麼了？餓著你們了？我這老的都還沒叫呢，你們這些小的嚷嚷個什麼勁？要說這家裡誰該最禁不住餓的就是思瑤了，你們個個吃得身強體壯又豐腴，哪一個有她纖弱？她沒叫餓，你們倒是喊得比誰都大聲？」

「奶奶，是我的錯，妳別生氣。」路思瑤頭低低地道了歉，「對不起，姑姑、大哥、大嫂、二哥，讓你們久等了，真的對不起。」

「沒事沒事，開飯吧。」路家老二路朗書爽朗一聲笑，首先拿起筷子在路老太太碗中佈了菜，「奶奶，這鵝肉可是加了上等的葡萄醃的，嚐嚐看。」

「鵝肉加葡萄醃的？能吃嗎？」路老太太皺了眉，沒聽過這種吃法。

「當然能吃，而且好吃，在臨安，這可是連皇上都搶著吃的上等名菜，聽說是外國使臣引進來的外國新吃法，結果皇上一吃可吃上癮了，現在這方子傳到了民間，我們才有口福，不吃就可惜了。」路朗書邊說，又夾了一塊鵝肉進路思瑤的碗裡。

「謝謝二哥。」

「別客氣，快吃。」路朗書討好的對她一笑。

王惜容冷眼看著這一切，漂亮清秀的鵝蛋臉上卻是笑容滿面，體貼的也伸手夾了一塊鵝肉給路之芹。

「姑姑，妳也嚐嚐，瞧小叔講得天花亂墜，不吃倒像我們傻了。」說著，王惜容回頭又夾了一塊進自己相公碗裡。

「妳吃吧。」路朗元把她夾給他的鵝肉又夾回她碗裡。

「相公，我可以自己夾，這塊是腿肉，比較好吃，你留著吧。」她低低說著，又要把那塊鵝肉夾進他碗裡。

「夠了沒有？鵝肉還一大盤呢，你們兩個不必在我面前推來推去，我這個老婆子也知道你們夫妻倆感情好得沒話說！別再推了，快吃！」

路老太太一喝，誰還敢說什麼？全都低頭吃飯去了。

只有路朗書從頭到尾不受飯桌上忽冷忽熱的氣氛影響，吃飯皇帝大，他可不想和自己的肚子過不去。

大家都知道紹興此處地靈人傑，是著名的產酒勝地，打著卓家旗號的上等香醇美酒，與聞名千里之外、有獨門桃花香的路家桃花釀尤為雙絕，眾人爭相傳頌，兩大釀酒世家的美名代代相傳至今，無分軒輊。

然，同享釀酒世家盛名、始終比鄰而居的兩大家族非但少有交集，兩家人若是在商家店鋪上不巧相遇了也會佯裝不識，比陌生人還要不如，幸好，兩家人一直默守祖先留下來的規矩——互不相犯。

你釀你的卓家美酒，我釀我的桃花釀，各打各的江山，各鋪各的地盤，雖如陌路，卻不相欺，也算是相安無事，更遑論隔著兩家的高牆，一邊是傳說鬧鬼的落花湖、桃花林，一邊是開滿梅子的梅林，就算跳上了牆，也窺不見對方的任何動靜。

「再去多搬一點，小細。」路思瑤望了一眼地上的米袋，太少了。

「不行了啦，小姐，要是再搬，米倉內少了一堆米，大少爺一查下來，定要把小細我給活活打死，而且現在大白天的，難不成小姐要小細大刺刺地到米倉偷米袋？恐怕還沒扛回來，人就被抓去打十棍八棍了！」

光是地上這幾袋米就花了她好大一番功夫，才哄著那些小蘿蔔頭幫她搬進桃花閣的偏廳裡，現在小姐要她一個丫頭再去搬米袋？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嘛！

「是是是，妳最怕死了，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大少爺，我是妳主子，難不成真會看著妳被活活打死不成？」路思瑤冷冷地掃她一眼，將目光移到高牆上，衡量自己爬上去再跳下來時會不會摔成重傷。

「小姐，我看妳還是放棄吧，改明兒我偷偷到隔壁找小六去，請卓少爺過來一趟，他那輕功咻一下便飛過來了，根本不必我們這樣辛辛苦苦地墊米袋。」

「他要是能過來，應該早過來了吧，就怕他病了。」那一晚，他受了傷又下湖替她找簪子……唉，又一連數日未曾出現，叫她怎能不擔心？

「成啊，小細代小姐問問去。」

「妳要真問出個名堂來，我現在還需要爬這座牆嗎？更何況……」路思瑤不以為然的睨了她一眼，「妳這胳膊老往外彎的丫頭，只會聯合外人來騙我，信任不得。」

「小姐！妳怎麼可以這麼冤枉小細？我可是為妳好，不希望妳擔心嘛，妳的身子骨又不好，愁上加愁，要是弄出病來叫我怎麼和老太太交代？卓少爺也會怪罪我的。」

「說來說去，妳怕任何人就是不怕我，瞧我還一直把妳當成姊妹，算我瞎了眼，看錯人了。」

「小姐，妳、妳……」小細委屈得快要掉下淚來。

「怎麼？受委屈了？」路思瑤好笑的瞅著她。

「是。」她嘟起嘴，有些賭氣的味道。

「那就收拾包袱離開，我會請帳房多給妳一點盤纏，保證妳一路上不會挨餓受

凍，回到家鄉後也能好一陣子吃穿不愁，如何？」

聞言，小細瞪大了眼，淚水在眼眶裡轉啊轉的，卻不敢掉下來，看起來越發的可憐兮兮，「小姐……妳不要小細了？」

怎麼會這樣？小姐雖然看起來冷冰冰的，說話也不太好聽，但一直都對她很好啊，而且她知道小姐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內心善良得沒話說，怎麼會突然想把她趕走？

嗚嗚嗚，她不要！她才不要離開小姐、離開路家莊！打死她都不要！

「是啊。」路思瑤點頭微笑，背過身爬上那堆米袋。

「小姐，小細不走，小細要永遠留在小姐身邊伺候小姐！」

「妳連我的話都不聽，我要妳在身邊做什麼？」她說著又用小腳踩了踩米袋，確認一下它的結實度。

「我聽，小姐說什麼我聽什麼就是。」淚不聽話的滑落，小細伸手去抹，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好不淒慘。

「下次還敢不敢騙我？」

「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若妳還是騙了我呢？」

「那小細就自己離開，再也不回來了。」不會有這麼一天的。

「那好，再去找把梯子來。」

「嘎？」小細愣愣地看著她，「小姐要用梯子爬過去？」

路思瑤好笑的回眸看她一眼，「妳這傻丫頭，我不用梯子爬過去，難不成可以用飛的？」

是啊，她怎麼沒想過用梯子？這比扛米袋來得簡單輕鬆多了。

「那這些米袋……」小細的腦子有些轉不太過來，她一直以為小姐是要用米袋墊高再爬上去的……

「把它們給我扔到高牆的對面去，這樣我跳下去時才不會摔得太痛。」

「啊？」小細張大了小嘴，嚇得魂都飛了，「小姐，那個那個……妳不能這樣跳下去的……這牆很高耶，妳若一個不小心摔斷了腿，那可怎麼是好？」

天啊，她怎麼這麼笨呢？竟然沒想到小姐就算爬得上牆，也得再跳下去……不行！說什麼都不能讓小姐那種風一吹就會倒的身子去做這麼危險的事！

「妳說過會聽話的，嗯？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快去，不然妳就自己離開，兩條路自己選一條，我的性子可等不了太久，妳快去快回。」